

■冯西村



赶在柿子挂枝透红时，我只身探访一个500余岁的古村落——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柿子村”。

车子在湖岭中学（瑞安八中）门口转入盘山公路，蜿蜒而上。导航里的“四古山”三字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童谣：“四面青山皆入画，一村柿红染天涯。”这个隐匿于群山褶皱里的村庄，就连名字的变迁，都与柿树一道，构成一部活着的历史。

四古山村位于瑞安西部湖岭镇境内，全村1500多人，以金姓为主。考证历史，原名“狮顾山”——因后山高处有一巨石，形似狮子俯视。宋咸淳四年（1268），金氏始祖金弘基（字伟业）从福建莆田迁居于此，见此处“虎踞龙盘，环山兼顾”，遂改名“四顾山”，并在此垒石筑屋、开山修渠、繁衍生息（据1506年《金氏宗谱》）。后来不知是岁月流转间的口耳讹变，还是村民对“古”字生出的偏爱，渐渐演化为今天的“四古山”。如今，村口那棵几百岁的老枫树，枝杈间还挂着百年前村民刻的“顾”字，像一枚褪色的印章，盖在时光的扉页上。

沿着窄窄的水泥路走进村子，空气中飘来断断续续的甜香。放眼望去，农房依山势铺展，随盘山道路错落分布。黑瓦白墙之间，还夹杂着几座穿斗式老木屋，檐角轻轻挑起，遮雨蔽日，活脱脱是山里人家“山是骨架，土是肌肤”的生存智慧。屋前屋后，檐角墙边，尽是柿树——棵、两棵、三棵……高的、矮的、粗的、细的；枝头挂满柿子，大的、小的，疏疏密密；果肉饱满，如霞似火。真可谓：“晓连星影出，晚带日光悬。”四古山的秋柿，何止染红了枝头，更染透了这座古村的诗意与期盼。

走进一处三间二层的院落，近八旬的阿婆正坐着削柿子、晒柿饼。竹筐里堆着刚摘下的“牛心柿”，橙红的果皮上还沾着晨露。只见她手腕轻转，果皮呈螺旋状落下，仿佛在演出一场古老的魔术——几十年的手艺，都藏在她皴裂的指缝里。坐在一旁的阿公指着院前的柿树说：“这些树都栽下三四十年来啦，每年还是结得满枝满杈。”这时我才看清，树干上的裂纹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。他又指向院角一株歪脖子树：“刚栽时，是想让它陪着孙儿长大。现在孙子在城里工作了，树还在这儿，每年霜降前后，照样红得透亮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四古山村便与柿树结下不解之缘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建新房要绕开柿树，就连修路也得为它改道。“树是老祖宗，砍了会折福气的。”这份虔诚的敬畏，让村里五百多棵老柿树至今依然立在村口、巷陌，静静守护着整个村庄。

这时薄雾散尽，阳光洒落。一些屋檐下，晾晒着金黄的柿饼，光线透过竹匾的缝隙，织成一张温暖的网。有村民提着竹篮，举着长竿摘柿子——竿头绑着竹编小篓，边缘留有凹槽，轻轻卡住枝条一拧，柿子便完整落进篓里，不伤树枝，也不坏果实。正看得入神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位大哥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，笑着递过来。汁水顺着他指缝流到手腕。“霜降后的柿子最甜，你看这果肉，像琥珀似的，尝一口？”他接着说，村里正在创建美丽乡村，打算把柿子景观和旅游融合起来；在保护老树的基础上，引进脆柿新品种，让四古山焕发新的生机……

夕阳西下时，我坐在村后的制高点，望去整个村庄被染成一片暖红。新建的楼房亮起灯火，窗棂上挂的红灯笼，与柿树的剪影相映成趣。

回来的路上，山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似在低语。我终于明白：四古山改名或许只是偶然，但村民对柿树的守护、对传统的执着，才是村庄真正的灵魂。就像枝头那些柿子，历经风霜，依然红得热烈，甜得纯粹。

四古山，一村柿红染天涯

吃肉饭

■良言

晚稻收割接近尾声时，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当年生产队“吃肉饭”的场景。

吃一碗肉饭，在如今看来或许再平常不过，甚至算不得什么诱惑。然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，却是极难得的事。一年之中，这样的机会或许只有一两次，且往往只有参加劳动的大人才有可能吃到，孩子们是鲜少有此口福的。

时光退回到那个年代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前，农村仍实行集体劳动制度。那时我家乡的农村不叫某某村，而称作某某大队。每个大队下辖若干生产队，依邻近原则组成，一般有二三十户人家，约四五十名劳动力。生产队推举劳力好、威信高、能力强的社员担任队长，有一定文化的则担任会计和出纳。大队根据各生产队的人口分配相应数量的田亩。我家共有一千二百多亩农田，下设十个生产队，每个队一百多亩。老家地处天井洋，那时生产队几乎没有副业，全靠种植水稻等作物为生。二三十户人家全年的指望，都寄托在这一百多亩田上。

生产队按季节自主安排农事，社员们在队长带领下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劳动采用工分制：年初，队里按劳力和农事熟练程度评定每位社员的底分，正劳力十个底分，较弱或新参加劳动的则只有八分、七分。记得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一年生产队劳动，底分便是八分。每次劳动，记分员将工分记入簿子。到年底，工分总数便是家庭分配粮食的依据。劳动力多的家庭，分粮就多。像我家当时只有爷爷和父亲两个劳力，兄弟五人尚且年幼，分粮上便吃了大亏，远不及别家。

每到“艰生”时节（指年初到早稻收割前那几个月），家里就断了粮，大人得去大南乡等山上农户家借番薯丝。借来的番薯丝，等到早稻收割后再用稻谷偿还。那时，番薯丝成了主食。煮饭时，主妇把米和番薯丝掺在一起，番薯丝往往占三分之二甚至更多。盛饭前，先用饭勺将米饭与番薯丝拌匀，再一勺勺舀进碗里。

那时家家户户“大阵”（指人多），生产力却还低下。粮食亩产不高，又无其他副业，农村生活普遍困顿，我家并非个例。即便劳力多、分粮多的家庭，也因人口多而粮食紧张，不少同样要靠番薯丝等杂粮度日。因此，那时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已是奢侈，更别说吃肉饭了。

肉饭，只有在早稻或晚稻收割完毕，生产队安排“圆工饭”时，大人才有机会吃到，孩子或能沾点光。至于为何只煮肉饭，想来原因有几层：生产队几乎没什么资金，稻谷是自种的，除了交公粮、分

给社员，尚有点余留，因此米不必另买，只需买点肉便可。再者，煮肉饭做法简单。那时白米饭已是难得，肉更不常吃——通常得等到年底，杀了自家养了一年的猪，才能稍稍尝尝肉味，而大部分猪肉还得卖掉，用来还债和过年。一年到头，社员家里多是番薯饭，白米饭加肉不仅能改善伙食，还能添些油水。这大概也算生产队在物质匮乏年代里，一项难得的集体“福利”了。

肉饭做法极简单：除了盐和葱花，再无其它佐料。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小块，与淘好的米一同倒入大铁锅里煮就行。农家灶灶火旺，烧的是稻秆或柴升。灶火欢腾间，猪肉油脂渐渐逼出，浸润每一粒米，蒸腾出的热气里满是浓得化不开的肉香。铁锅煮饭本已够香，加了猪肉更是香得扑鼻。那香气早早飘出去，引来孩子们围着转，大人们也提前收工等着。孩子们等得口水直流，但能不能吃上还是未知——肉饭是犒劳辛苦干完一季“稻熟”（指割稻全过程）的大人们的。

临出锅时，撒一把盐翻炒，再撒上碧绿的葱花。那香气，是直往人心里钻的油润和咸香。大人们迫不及待围拢上去，你一勺我一碗，偌大一锅饭转眼便见了底。这一锅没了，再开第二锅。“圆工饭”真的就只有一锅饭，没有“肴配”，连桌子也不摆。大人们端着碗，站着吃，蹲着吃。边吃边聊，场面闹哄哄，堪比集市。看见自家孩子踮脚仰头，大人会省下几口，让他们也尝尝滋味。吃饱后，大人们舔舔嘴角，用粗糙的手抹去唇上的油光，带着满足的笑容散去。一顿肉饭，标志着一季劳动的结束，也预示下一季劳作的开始。

那个年代，农村条件有限，农民辛苦一季能吃上一碗肉饭已属不易，是当时难得的一项集体“福利”，不像如今“圆工酒”动辄几十上百桌、山珍海味俱全。煮肉饭通常安排在较宽敞的社员家中，且在各家轮流。记忆中，我家曾多次承办。肉饭在我家煮，我便有“近水楼台”之便，总能先分到一小碗，那时的肉饭油润香浓，真是人间至味。

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队解散，“圆工饭”也随之消失，肉饭渐渐退出了历史。我常想，那铁锅里煮的，不只是猪肉和米，更是被长久压抑后终于释放的食欲，是一个时代特有的、混杂着苦涩与甘甜的味道。那油润香浓的滋味，早已超越食物本身，连同集体劳动的记忆，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。

如今回望，何为幸福？其实幸福既简单又微小。有时，幸福仅仅就是一碗热腾腾的、油滋滋的肉饭。

一脉活水润千年

■施正勋

七年前第一次到宜春明月山温汤镇时，最感惊奇的是那一眼难得的温泉与雄奇的自然风光。除了泡温泉，更领略了羊狮慕、仙女湖、明月山与武功山顶的广袤草海，大饱眼福。此趟再来，发现小镇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。新建了许多新楼房，街道与广场规模大幅度扩展，尤其是满街随处可见听到的上海话与广东话，证明这一脉神奇的活水招引来南天地北的无数游客。而交通与旅游服务的迅猛发展与当地政府山水环境的保护措施，更是令我钦佩不已。

游览小镇周边的景点，其对人文历史的挖掘亦令人瞩目。南惹古村的千年银杏记忆犹存，周边新建了几间农家乐与民宿，旁边一座名为“隐兮咖啡”的竹楼很有特色。现代设施与原始古村落完美融合，流水淙淙，石桥静伏，竹楼伫立，赏心悦目。

进入栖霞谷，第一眼就见到当年让朱熹留下《观书有感（其一）》的荷塘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就是这块小小的池塘，激发诗人留下千古名句，这或许堪称最早赞美温汤泉水的预言诗罢？一路走来，还可寻找到韩愈、范成大、郑谷等历代文化名人的行踪及所留诗文，人杰地灵，相得益彰。

沿山谷清泉两旁的小径被打造成别具风情的步行道，仿照古树枝藤的护栏上覆盖一层苔藓，与廊顶的绿色挂球相映衬，营造出童话世界的意境，取名为：绿野仙踪。漫步小径，还可闻间歇性的阵阵喷雾从四面袭来，如入梦境。走了一段，可见一大茶壶悬挂道旁，寓意悬壶济世。到山谷转弯处，有一金色的巨型龙头雕塑，在雾气中闪烁，还口吐

瀑布，颇引人注目。

走出栖霞谷，接着参观仰山寺。原本一座简陋的小庙，如今投入巨资，建造得气势恢宏。拾级而上，三进大殿，佛像及匾额颇具特色，皆精妙璀璨。郑谷草堂是在原址上翻建的，规模不大，却幽雅精致。

竹林营地另具一番风光，一脉溪水在竹林中隐约可见，伴随着几个明镜似的水潭，竹林间是一座座形态各异的茅棚与帐篷，供游人休憩品茶。据说，盛夏时节，这里是青年人露营的首选地，更是儿童嬉水的胜地。至于新添的游乐项目，因季节关系，没有开张，仅留下一片寂静。

最后一站是去观赏千年古樟，名之为：樟树爷爷。初见这棵树龄达2800年的樟树时，我围着它转了几圈，那粗壮虬劲的树干，直插云天的黑褐色主枝及树身缠满的许愿者留下的红绸，还有不计其数的许愿条。据说，摸一下这棵古樟能给人带来好运，虽然树身四周设置了栏杆，仍无法阻挡人们的好奇心，能触摸到的树干被游人的手打磨得光滑清洁。南惹村的银杏树已有1500年，很让我感叹了，树龄仍只有这棵樟树的一半多。途中，我还见识了数百年树龄的野生红豆杉，400多年的枫杨树，与这棵樟树爷爷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

特别令我惊奇的是，要想接近这棵古樟，必须穿过一座小型的寺庙，庙名就叫樟树庙，是专门为这棵神奇的古树而建造的。庙内坐着几名年纪不大的和尚，我不知道他们平日里具体干些什么。据我所见，专门为一棵古树建了所庙宇供奉，这还是首例。

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感慨系之。

灰色小蓝猫的留言

■谢钦巨



是时候，到街道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
记事本上几条虚线延出一句话
那是多年前离家的灰色蓝猫留下的

一切都会陌生
楼顶上圆月，排水管边夹缝
小河边杂草，露水石桥
轻度迷离的步伐，夜色密码
明亮深邃的目光，定义更新
还有幼小的灰色是否变成蓝光

一切都成想象
它母亲流浪，它本家养
一种记忆的消亡和重生
夜深猫叫时，留下的毛线球会滚动
我会想起那一夜，它的叫声凄迷

永安桥

■孔令周



这是第几根琴弦
从民国女子芊芊细手中弹出
在陶山的沙门溪上
木纳的石头
也唱出清越的歌

官商角徵羽
山水风石桥
用九排墩柱，十跨石梁
支撑起的音符
十全十美

有时高亢，有时低徊
刚与柔的相济
水与石的缠绵

有鱼儿跃出，屏息静听
白色水雾里，一个女子
如泣如诉，爱的蹁跹
仿佛飘过的旗袍
袅袅婷婷

（注：永安桥，坐落在陶山镇陶北村沙门溪上，民国四年修建，河中筑有九排墩柱，为十跨石梁柱桥，又称“十间桥”，为瑞安市现存最完整最长的石桥。）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